

教堂、小禮拜堂與祭壇

Dr Alexander Ressos, TEP
Attorney-at-Law (Switzerland), Solicitor (Hong Kong),
Solicitor (England & Wales)

移民的資金有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教會。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，湖區各村的堂區教堂和聖所相繼重建、擴建和裝飾，往往由移民親手完成——他們冬季返鄉，為家鄉的教堂出力。各家族出資設立祭壇和小禮拜堂，捐資為亡者的靈魂舉行彌撒，捐贈鍾、管風琴和禮儀器物，並出資製作灰泥裝飾和祭壇畫。身在異鄉的移民也會集資。Piero Bianconi 記載，他們在羅馬或佛蘭德斯合夥為家鄉村莊的教堂購置銀器、畫作或祭衣；在洛迦諾一帶的山谷中，欄杆和告解亭上的字母 B.D.L.（即 *Benefattori di Livorno*，“利沃諾的恩人”）至今仍標記著利沃諾移民群體的捐贈。¹卡羅納的 Santa Maria d'Ongero 聖所、羅維奧和阿羅尼奧的堂區教堂以及該地區的許多其他建築，都凝聚著移民家族的勞動與資金。

這些捐贈兼具宗教、社會和經濟層面的意義。在宗教上，它們為捐贈者的靈魂換得祈禱，並在反宗教改革熱情高漲的時代彰顯虔誠，這一點將在第 B.III 章討論。在社會上，它們確立了家族在村中的地位，因為擁有家族小禮拜堂或教堂中的尊位是一種看得見的特權。在經濟上，它們將資本轉入一個永續存在、受教會法保護、債權人難以扣押的機構。設立捐贈的專職司鐸職位（*cappellania*）還可以為擔任神職的兒子提供收入，因此它既是虔誠的捐獻，也是一項家族投資。²

1 嫁妝與婚姻

移民資金的第三大用途是嫁妝。根據北意大利和南阿爾卑斯地區各城鎮與山谷法規所繼承的 *ius commune*（共同法），女兒在出嫁時以嫁妝（*dote*）的形式獲得其在家族財產中的份額。她仍是嫁妝的所有人，丈夫須對其加以管理和保全，婚姻終止時應返還給她或她的繼承人。正如十八世紀特倫託的檔案所言，女兒憑藉嫁妝即被“*tacitata*”（了結）了其對父母遺產的請求權。³嫁妝記載於經公證的婚姻契約和收據中，通常由現金、家用物品構成，有時也包括土地。在移民村莊，嫁妝往往至少部分來自新娘的父親或兄弟在國外掙得的錢。

在移民經濟中，嫁妝制度發揮著多重作用。它促成同業、同等地位的家族之間聯姻，從而鞏固了工坊網絡。它為常常長期獨自操持家務的妻子提供了一筆受保護的資金。它還起到保險的作用，因為丈夫若客死他鄉，嫁妝應返還給遺孀。因此，那些為貧窮女孩出資置辦嫁妝的善會，實際上是把每個移民家庭財產安排中的核心工具推廣到了窮人身上。

2 註釋

1. Piero Bianconi, “La nostra emigrazione”, Scuola ticinese 第 7 期, https://www4.ti.ch/fileadmin/DECS/DS/Rivista_scuola_ticinese/ST_n.7/ST_7_10_Bianconi_nostra_emigrazione.pdf；華威大學（University of Warwick）My-Parish 項目，“Ticino migration”, https://warwick.ac.uk/fac/cross_fac/myparish/posts/ticinomigration（利沃諾移民為其堂區和兄弟會募集捐款；“B.D.L.”銘文；旅居佛羅倫薩的提契諾人委託製作的帕拉涅德拉《天使報喜》）。
2. 參見第 B.III 章及 DSS, “Cappellania”。

3. Marina Garbellotti, “Doti contese, doti restituite nella Trento del Settecento”, *Geschichte und Region/Storia e regione* 19 (2010), 第 1 期, https://geschichteundregion.eu/attachment/get/up_15_16520956112197.pdf (獲得嫁妝的女兒即被 “tacitate” 了結其對父母遺產的請求權；妻子仍為嫁妝所有人，丈夫須對其加以管理和保全；婚姻終止時予以返還)；另見 Manlio Bellomo, *Ricerche sui rapporti patrimoniali tra coniugi* (米蘭，1961 年) 及第 A.II 章。

僅供一般參考。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，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，亦不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。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狀況。

網上版本：hk.helveticaregister.com/lugano-churches-chapels-and-altars